

“市宫”，上海工人的文化地标(上) ◆ 朱海平

东方饭店的前世今生

“市宫”始建于1929年,当年叫东方饭店,坐落于西藏中路120号,位于广东路和北海路两条马路的中间。这幢建筑风格独特,颇有现代建筑的特点:平顶,方形的大窗户,窗框上装饰有古典风格的壁柱,远看呈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像一艘巨轮,很有海派建筑的文化韵味。我在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的名单里找到了它的名字,现今大上海类似的建筑仅存两座,另一座是淮海路武康路口的武康大楼(旧称诺曼底公寓)。

1949年前的东方饭店是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场所。饭店不远处就是汕头路和福州路(俗称“四马路”)。四马路有会乐里、群玉坊、幸申里等妓院,是上海有名的红灯区。而一些有钱的白相人,常到东方饭店和旁边的大陆饭店,包一个房间用于玩妓女、打麻将、赌钱、喝酒、抽鸦片。东方饭店里一片乌烟瘴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轻的共和国许多方面都是学习苏联的,苏联老大哥有什么,我们就学什么。除了发展生产建设祖国,政府也努力而奋斗在劳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建造娱乐休息和学习的场所。当时的苏联从大城市莫斯科到各小城市,甚至基层工厂,都建有文化宫、俱乐部,甚至有些车间也有娱乐室,苏联人叫“红角”。上海市政府也考虑仿效建设工人乐园。

已过耄耋之年的韩西雅老人,原来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干部,后调北京担任全国总工会宣教部长,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成立的见证人之一。他回忆道:

“当年,上海决定要建立工人文化宫,首先要物色场所。当时先选择的是南京路上国际饭店旁边的金门饭店,要把金门饭店买下来,作为工人文化宫。可是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国民党对上海的大轰炸,1950年2月6

“市宫”在哪里?沪上很多年轻人可能一头雾水。但中年以上的老上海,可能会很不以为然地答,哦哟!市宫呀,就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呀!人民广场西藏路口像船一样的老房子呀!

当年,在上海滩,“市宫”可谓家喻户晓,它承载着一段城市发展的难忘记忆。



日,20架国民党飞机对上海杨树浦、闸北等地发动了7轮轰炸,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史称“二六”大轰炸。这样,上海的主要领导考虑到金门饭店在南京路上,目标太大,万一遭到敌机的轰炸,损失会很严重。随后就选择买下了东方饭店作为工人文化宫的场所。”

而原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离休老干部李家齐,牢牢地记住了14万个“折实单位”这个数字,当年上海市总工会以这个价钱买下了这幢12000平方米的大厦。现今,大家对“折实单位”这个名词听起来会很费解,但在当年,用它来衡量物品的价值,却有着重大的意义。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经济状况刚刚开始恢复,商品供应常常短缺,物价波动很大,币值不稳定,人们倾向于购买实物保值。

为了稳定市场,政府采取了折实的办法:以数种老百姓生活中必须的、有代表性的商品一个时期内的市场价格平均价的人民币数

量作为支付单位。例如,1949年6月18日,人民银行公布了“折实单位”的货币价格:一个折实单位包含的实物为——白粳米一升、生油一两、煤球一市斤、龙头细布一市尺,按照前5天这些物品的市场平均价格为标准支付人民币。总工会买下东方饭店以后,又用2.5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2.5万元)对东方饭店进行改造装修,拆除原来客房的格局,打造宽敞明亮的活动场地,整个大厦的面貌焕然一新。

工人的学校和乐园

1950年9月30日上午,这是个上海工人难忘的日子,中共华东局领导饶漱石、刘瑞龙、夏衍、舒同、胡立教,上海市委领导刘晓、张承宗,市政府领导陈毅、潘汉年、盛丕华、周琪,上海警备部队领导郭化若、宋时轮以及市工商联胡厥文、荣毅仁和36家单位、

37家产业工会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市工人文化宫成立开幕式。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致开幕词,陈毅市长在开幕式上热情洋溢地向上海工人道喜,他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为文化宫题写了“面向生产,学习文化”的题词,上海各界人士近300人参加了开幕式。

下午,陈毅市长还为上海工人文化宫送来了亲笔题写的匾额。在一块长2.5米、宽0.6米,被漆成朱红色的上好实木上,采用浮雕的方法精心雕刻上了“工人的学校和乐园”这八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委员会敬呈。这块匾被高高地挂在文化宫的大厅上,大家都称它为工人文化宫的金字招牌。这个匾的影响很大,它对办工人文化宫作了最精辟的概括,后来全国各地办的工人文化宫都向上海学习,贯彻了这个主导思想。1950年10月1日,上海工人文化宫正式对外开放。

上海工人文化宫的成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50年10月7日,文化宫刚刚开放才7天,来自三十二个国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来到文化宫参观。这是文化宫接待的第一批外宾。几十年来,文化宫接待的外宾有两千多批,其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迎来了三次接待外宾的高潮。第一次是1952年10月15日至30日这半个月的时间内,接待了参加过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度、日本、巴西、哥伦比亚、伊朗、叙利亚、巴拿马、美国等二十五个国家代表。第二次是1954年10月4日至16日,也是半个月的时间,接待了应邀来我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东德外长,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和国民议会主席,阿尔巴尼亚外长等八个国家的外宾。第三次是1956年9月23日至10月2日,接待了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

百戏图

图/马得 文/俞律

20.烧火棍的传奇

过去许多上海人看京戏,往往不把开锣戏摆在心上,以为开锣戏只是二三流演员的活儿。其实不然,演员有运通和不通的情况,有些角儿,没有人捧,也很难出人头地。我青少年时代看戏,向来开锣就到,一来听听闹台,欣赏锣鼓经,二来就看开锣戏,有时也有绝活供品味的。

1946年梅兰芳和程砚秋唱对台戏,就曾轰动一时。两家招兵买马,把最得力的配角请来助阵。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除了老生杨宝森外,还有萧长华、姜妙春、俞振飞、刘连荣、班世超为配,这位班世超是富连成出身的武旦,基本功极好,总是在开锣戏里献艺,那次为梅兰芳配戏,就唱过《泗州城》《青石山》《百草山》《盗仙草》《杨排风》等戏。我看了《杨排风》,杨排风是天波府的一个烧火丫头,天天用一根烧火棍在灶下做饭菜,一根棍子天天在灶火里考验,就像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修炼,炼出一套棍法来,与十八般武艺不同,却比十八般武艺厉害,她闷头炼武,连老太君都不知道这丫头有绝艺。

宋辽不和常开战,辽国出了一员大将,名叫韩昌,有万夫不当之勇。杨宗保本领够大,却打不过他,被生擒过去了。边关形势吃紧,向天波府求救,孟良和韩昌交过手,吃过苦头,回来求救,宣称韩昌厉害,天波府里竟无人敢出来对付他,于是杨排风站出来,她要打韩昌去。孟良暗笑:这丫头分明是疯了,不啻是开玩笑。杨排风见孟良瞧不起自己,便要和他比武,结果几棍子把孟良打倒了。这下孟良信服了,立即带她去边

关打韩昌。元帅杨六郎不信杨排风真有绝艺,命焦赞和她交手,试试她的能耐。杨排风要给焦赞一点面子,假装不敌,焦赞得意了,追上前去,到了无人处,被这丫头一棍子打翻在地,爬不起来。于是,杨元帅放心让她出阵,只见她几棍子就把韩昌打倒,救回了杨宗保。

班世超扮杨排风,在台上举动迅猛,婀娜好看。杨排风得胜回朝,本以为她能混个女将军干的,不料还是回到厨房里玩她的烧火棍,宋王爷怎么了?

看马得画杨排风,要看他画的棍子,中锋行笔力透纸背,如有千钧之重,这就叫笔墨。此图选择了杨排风打焦赞的镜头:请看这个武艺绝伦的丫头,缩头缩脑,一副怯弱的样子,而焦赞则操棍在手,得意洋洋,殊不知杨排风是在戏弄他,马上就要被她打翻在地了。这就突出了杨排风的风趣机智,真可爱。



吴翼民的中篇小说《弄潮》讲的是苏州老街故里一家名叫双泉的茶馆中,一个名叫柏兴的撑水佬的故事。所谓撑水佬就是上世纪初为茶馆采水、运水的人,故事中有着浓浓的江南水乡风情。

1.撑水佬柏兴

故里是古城苏州的一条老街。苏州城是个盛产故事的地方。我的老前辈冯梦龙就是一个专写故事的苏州老乡,当然,他老先生写的故事并非都发生在苏州,但总而言之有好些故事确发生在苏州,以致后世的弹词和戏曲多有取苏州为背景的。我少年时就想过,长大后我也要写故事,写以苏州为背景的故事,让苏州的故事源源不断流传下去。及至成人,真的做了个写故事的人。我想,要写苏州的故事,还是先从故里着笔为好,在故里自己所见所闻的人和事有的,写下来说不定也是蛮好看的呢。

先写谁的故事呢?就写撑水佬柏兴吧。

我头一回与柏兴正式接触是我的姨太婆柳姑娘去世之时,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我还年幼,姨太婆发丧的许多细节都记不得了,唯记得那个柏兴,人高马大,胡子拉碴的,里里外外奔忙,子孙钉(棺材钉)敲得应天响,扛棺材时的吼声也是应天响;其后就是丧宴,柏兴使出船上功夫真本事,把船摇得四平八稳,在苏州蜿蜒的水巷里过桥洞、遇交船,如入无人之境。到了坟地,柏兴还偷闲背着我登上一个小山包,采了一捆洁白的野菊花。我把满满一捆野菊花供到姨太婆的新坟上,举家都夸我懂事,坟亲大爷(守墓人)断定我将来有出息。我听了很高兴,柏兴更是兴奋。后来有机会柏兴就会带我到他船上去玩要。对此,长辈们是放心的,柏兴弄船本事大,水性也好,更要紧的是他人品好,在老街是出了名的,孩子随着他只会学好,不会学坏的。

就写柏兴吧,对,一定得写他!

柏兴的正式职业是双泉茶馆的挑水佬,或者说是撑水佬。挑水和撑水是兼做的。平常日子挑水,遇有重要日子就撑水(架船去城外河上取活水)。对于双泉茶馆来说,重要日子

也是不少的,譬如说,市里区里的茶水同业会要进行茶水评比啦,碰上什么节日啦,更多的是有响档说书先生来做场子啦等等。诸如这样的日子,对茶水的质量要求就高,去茶馆后门的河浜里挑水显然不够格,双泉老板就会让柏兴到城外运河交汇处去撑来活水。遇上这样的日子简直是故里小巷的节日,因为每家每户都可以沾了双泉茶馆和柏兴的光——

有活水煮茶吃了。然而这样的日子对于柏兴来说是很伤身体的,他得半夜三更就出船,他得在水流湍急的河流交汇处冒着危险取水。我祖母常说柏兴去撑水,好比在刀尖上舔血,真是惊险、吓煞人,吃他的水罪过得很。但柏兴对此显得无所谓,他好像很喜欢冒这样的险,以此显示本事,也乐于向邻居们施水煮茶。

故里的双泉茶馆也许就由于柏兴的撑水本领高强,能从城外运河交汇处取来活水而名声不小。茶馆业中很多人都知道柏兴的本事,玄妙观一带几家大茶馆曾想挖柏兴。但柏兴死心塌地跟定了双泉老板。我祖母约略知道些原委,偶尔就会说些柏兴的故事给我们听。

柏兴似乎无根无土,人们不知其年轻时的来历,当人们认识他时,他的身份是国民党某团长孙子的车夫,说的确切一些应是孙团长太太和姨太太的车夫。孙团长经常带兵在外打仗,他有吉普车坐,他的家着就安顿在人间天堂苏州,就坐小洋车——高级三轮车。那种小洋车很适合苏州这样的城市,外形美观精致,坐着舒适优雅,车夫踩着、车铃时而“叮当”作响,还有皮喇叭的“阿鸣”声,一声“阿鸣”夹一声“叮当”,在大街小巷响着,很是动听,我们孩子管那车叫“阿鸣叮当”。那时的苏州城里,有许多这样的私家小洋车,都载的有钱有身份人家的太太小姐,所以每当我们听到门外有“阿鸣叮当”声,就会站到门口去看车上的漂亮女子,拍手唱道:

三轮车上格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张开了小嘴,笑眯眯。

是赞美,没有恶意,所以车上的女子往往会报以微笑,那红的嘴唇,白的牙齿在她们作笑时分外好看。

弄潮

吴翼民

